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六

列傳六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兇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爲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蜂起百姓饑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劫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

稱西秦霸王建元爲秦興封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
晉公有宗羅睺者先聚黨爲羣盜至是率衆會之封爲
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牧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銳
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銳二
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
初風逆舉陣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
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
時羌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
大振進仁杲爲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師仁越爲晉王兼
河州刺史羅睺爲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略地又克鄯

廓二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十三年秋

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爲皇后母爲皇太后

仁杲

爲太子

起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

拜墓禮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大戰於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克秦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衆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西李宏芝爲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宏芝引軍從舉仁杲因弼弛備襲破之並有其衆弼以數百騎遁

免舉勢益張軍號二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
留攻扶風太宗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
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
降事否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
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瑀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
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
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
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爲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
答曰聊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瑗又勸
舉連結梁師都共爲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

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於突厥歆說莫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舉悉衆來援軍屯高塘縱兵虜掠至於幽岐之地太宗又率衆擊之軍次高城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塘西南恃衆不設備爲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爲舉所敗死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陷於陣太宗

歸於京師舉軍取高塘又遣仁杲進圍寧州郝瑗言於
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
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
之未幾而死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
割鼻或碓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
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
不附仁杲代董其衆僞諡舉爲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
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爲萬人敵然所至
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
上漸割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

鼻或杙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誠之曰汝智略縱橫足
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死
仁杲立於折墉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衆咸猜
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
爲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墉
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
少賊以勝而驕必輕敵好鬪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
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
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
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將牟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

僞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
麗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
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墪城羅睺敗王
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可仁杲窮蹙率僞百官開
失也夜半至折墪遲明圍合

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
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僞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初仁杲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
下之何也王曰羅睺健將非急追之使得還賊未可取
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仁杲已破其
將旁舍地降詔卽統其兵未幾復復舍地羌豪也舉父
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由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
害敗大將麗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於野王取舍地
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
詔封女爲崇義夫人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時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爲主曹珍曰嘗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爲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下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署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內屬遣弟達度闕設領部落
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於軌武
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爲皇太子長史曹
珍爲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人
見逼爲主便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
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乃署統師太僕
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軌遣其將李贇擊敗於
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衆復議放還之贇言於軌曰
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坑
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輩士卒終爲我有

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
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
初軌之起也碩爲謀主甚有智略衆咸憚之碩見諸胡
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戶部尚書安修仁
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

仲琰常候碩碩不爲起仲琰恨

之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齋鴆
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心膂從此稍離時高
祖方圖薛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爲
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
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

新書作侯德

持節冊拜爲

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郡寮廷議曰
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
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
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
爲天子奈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詧故事
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從之二年遣其尙書左丞鄧
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
帝怒曰軌謂朕爲兄此不臣也因曉不遣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
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
又屬年饑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徧又

欲開倉給粟召衆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爲本本旣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爲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爲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舊人因其大餒欲離其衆乃詎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人勇壯之士終不肯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爲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尙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

曰李軌兇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奔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曰涼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開地不過千里旣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類此而可久實用爲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畧定中原攻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啓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卽漢家寶融未足爲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貴曰昔

吳淠以江左之兵猶稱已爲東帝我今以河右之衆豈得不爲西帝彼雖强大其如予何君與唐爲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圍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於軌既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遇又薄深懷憤怨道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

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
子上玉女臺置酒爲別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尙在長
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
此聞軌淪陷曾無蹙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旣不能留
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伏誅自
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侯大將軍上柱
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戶賜帛萬段修仁左武侯大
將軍封申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戶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
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

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嘗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爲太僕楊義臣帳內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閤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饑餓死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衆人皆發憤怒武周知衆心搖動因稱疾不起鄉閭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並死溝壑今倉內積粟

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

大業十三年

與同郡張

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
斬仁恭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
以賑窮乏馳檄境內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武周
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隋鴈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
王智辯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
擊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鴈門部人殺之以城降於
武周於是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
厥始畢可汗以馬報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
馬邑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因僭稱皇

帝以妻沮氏爲皇后建元爲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左
僕射妹婿同縣人苑君璋爲內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
剛有衆萬餘人在易州界爲羣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
相表裏後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衆
四千人保西山建德招之金剛恚曰建德殺魏王吾義
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貴乃拔刀將自刎衆
抱之泣遂與
皆歸武周奔於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

喜號爲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產遺之金剛亦深自結
納遂出其妻請聘武周之妹又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
以爭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武德二年令率兵二
萬人侵并州軍黃虵鎮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

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衆討之

爲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逃還破平遙取石州殺州刺史王儉略浩

州復遣右僕射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

逼案此下當有太原字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

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沒

於賊進取潯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自號

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

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於栢壁相持者久之又

命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子筠工部尙書獨狐懷恩內

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於城南崇茂與賊將

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諸軍並陷四將俱沒敬德還滄
州太宗邀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相又援
王行本於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
太宗自栢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
及太宗還金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於涪州頻
戰皆敗

武周遣將黃子英護饒道驃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

又餽運不屬賊

衆大餒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
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
介州王師逼之金剛尚有衆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

亘七

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

王令李世勣程儁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遜秦武通

爲南軍旣戰少卻王以精騎突擊破之

金剛輕騎遁走其驍將尉遲敬德

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末安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乾燭谷亡奔突厥金剛復收其亡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復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將還上谷爲追騎所獲腰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邑事泄爲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載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說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

孤足爲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晉及敗

泣謂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武周旣死突厥又

以君璋爲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與舊

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諭之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君璋部

將高滿政謂君璋曰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

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滿政因人心夜

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滿政遂以城來降拜朔州總管

封榮國公明年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滿政死之君

璋盡殺其黨而去退保恒安君璋所部稍稍離散勢蹙

請降高祖許之遣使鴈門人元普賜以金券會突厥頡利可

汗復遣召之君璋猶豫未決其子孝政曰劉武周足爲
殷鑒今旣降唐又歸頡利取滅之道也糧儲已盡人情
悉離如更遲留變生肘腋卽單騎南奔君璋恒安人郭
子威說君璋曰恒安之地王者舊都山川形勝足爲險
固突厥方強爲我唇齒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乃
欲降於人也君璋然其計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頡利
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於門曰不早與突厥合軍
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
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復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拜
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實封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
不曉書然天資習

事歷職有惠
稱貞觀中卒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也少以煮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齠開道往從之

謙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副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謙得免署爲將軍後

謙爲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亡匿海曲復出掠滄州招集得數百人北掠城鎮臨渝至於懷遠皆破之悉有其衆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北平郡開道引兵圍之連年不能克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開道又取其地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人自立爲燕王都於漁陽先是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因縣令設齋士女大集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

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爲法輪
至夜遣人招誘開道結爲兄弟改封齊王開道以衆五
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衆三年復稱燕王
建元署置百官羅藝在幽州爲竇建德所圍告急於開
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懼其驍銳於是引去開道因
藝遣使來降詔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蔚州總管開道
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時幽州大
饑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甚
悅不以爲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
粟於開道悉留之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國是歲

劉黑闥入寇山東開道與之連和引兵攻易州不克而退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破藝兵開道又引突厥頻來爲寇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開道兵善爲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時天下大定開道欲降自以數翻復終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衆其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先是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連結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爲義兒常在閣內金樹每督兵於閣下金樹將圖開道潛令數人入其閣內與諸義兒陽爲遊戲

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稍於牀下迨
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閣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稍一
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絕刀仗已失君立
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爭歸金樹開道
知不免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其妻妾樂酣宴金樹
之黨憚其勇不敢逼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
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執其義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
者五百餘人遂歸國開道自初起至滅凡八歲以其地

爲嬀州

詔以金樹爲
北燕州都督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產業父兄

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

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羣盜後歸李密爲裨將密敗爲

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爲騎將

世充補爲馬軍總管鎮新鄉

見世充所爲而竊笑之乃亡歸

新書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此句上疑闕此

質其父蓋而使世勣典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

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封漢東郡公令將奇兵東西

掩襲黑闥旣徧遊諸賊善觀時變素驍勇多姦詐建德

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

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獲軍中號爲神勇及建德敗

黑闥自匿於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徵建德故將范願

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卽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讐實亦耻見天下人物於是相率復謀反叛卜以劉氏爲主吉共往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邨園爲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衆怒殺雅而去范願曰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於士卒吾久嘗聞劉氏當有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衆非其人莫可遂往詣黑

闔以告其意黑闥大悅殺牛會衆舉兵得百餘人襲破

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詳

新書作祥

魏州刺史權威合兵擊

之並爲黑闥所敗元詳及威皆沒於陣黑闥盡收其器

械及餘衆千餘人於是范願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

歸附衆至二千人武德四年七月設壇於漳南祭建德

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淮安王神通將軍秦武通

王行敏前後討之皆爲所敗

昭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

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圓朗亦相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

於是移書趙魏其建

德將士往往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

兵鋒甚銳進至宗城有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不能

拒棄城走保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沒於

陣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黑闥又徵王琮爲中書令劉

斌爲中書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

侯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軍大振進陷相州半歲

悉復建德故地兗州賊師徐圓朗舉齊兗之地以附於

黑闥其勢益張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討之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

僭稱漢東王建元爲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

兵部尙書高雅賢爲右新書領軍王小小胡爲右領軍又引建德

時文武悉復本位都於洺州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

攻戰勇決過之於是太宗又自請統兵討之師次衛州

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爲官軍所挫黑闥懼委相州而退

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

保於列人營

二月秦王破之於列人

時洺水縣人

請爲內應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豫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能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於突厥山東悉定太宗遂

引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六月黑闥復借兵於突厥來

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新書作該董康買先亡在

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元原國公史

萬寶討之戰於下博王師敗績道元死於陣萬寶輕騎

逃還案高祖紀在十月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於黑闥旬日

間悉復故城復都洛州九月略瀛州殺刺史十一月新書作九月案高祖紀亦

在十一月當從舊書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太

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於館

陶黑闥引軍北走北至毛州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永

濟渠縱騎擊之黑闥敗走命騎將劉宏基追之新書屬五年十

二月事以下屬六年正月黑闥爲王師所蹙不得休息

道遠兵疲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衆皆餒入城求食

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新書諸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

城黑闥初不許德威謬爲誠敬涕泣固請黑闥乃進至

城傍德威勒兵執之送於建成斬於洺州馳至饒陽黑闥所署總管

崔元逵迎拜延之入黑闥不許元逵固請且泣乃進城

下元逵饒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

輩負我逐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郡降餘黨山東

復定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孤矢制倂於常逐黑闥也爲

突厥兵間道亡定州總管雙士洛邈戰破平之徐圓朗者兗州人也隋末亡命爲羣盜據本郡縱兵略

地自瑯琊已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仍附
於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及洛陽平歸國拜兗州總管封
魯郡公高祖令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行至任城會
劉黑闥作亂潛結於圓朗因執彥師舉兵應黑闥自稱
魯王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
等八州豪滑皆殺其長吏以應之太宗平黑闥進師曹
州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
略不常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
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圓朗謂然乃迎之盛彥師
以世徹若聯叛爾且不解即謬說曰聞公迎劉世徹信
乎公主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密哉圓朗信之世
徹至奪其兵以爲司馬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遣
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圓朗數出戰不利總管任
瑒進圍

兗州城內百姓爭踰城降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夜遁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絕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衆叛雖猛何爲李軌竊據鷹揚僭號河西安隋朝官屬不奪其財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是其興也及殺害謀主崇信妖巫衆叛親離其亡也宜哉武周始爲鼠竊偶恣鴟張不用君璋之謀竟爲突厥所殺苑君璋及總餘衆別生異圖見頡利下有闕文歸朝亦是見機者也黑闥開道勇而無謀顧其行師祇是狂賊皆爲麾下所殺馭衆之道謬哉

贊曰國無紀綱盜興草澤不有隋亂焉知唐德

唐書卷第一百六

唐書卷第一百七

列傳七

蕭銑

杜伏威

闕稜
王雄誕

輔公祐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
張善安

林士宏

羅藝

梁師都

劉季貞

李子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陳亡爲文帝所誅銑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以孝聞煬帝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爲主景珍曰

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起梁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爲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諭意銑大悅報景珍書曰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恥今天啟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元之意也吾當糺率士庶敬從來請卽日集得數千人揚言討賊而實欲相應遇潁川賊帥沈柳生來寇羅川縣銑擊之不利因謂其衆曰岳州豪傑首謀起義請我爲主今

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雖欲獨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
昔都此地若從其請必復梁祚遣召柳生亦當從我衆
皆大悅卽日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衆
歸之拜爲車騎大將軍率衆往巴陵自起軍五日遠近
投附者數萬人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
人詣軍迎謁未及見銑而前造柳生柳生謂其下曰我
先奉梁公勲居第一今岳州兵衆位多於我我若入城
便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王進取州城
遂與左右殺德基方詣中軍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
忽自相殺我不能爲汝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

地請罪銑責而赦之令復舊位銑陳兵入城景珍進言
於銑曰徐德基丹誠奉主柳生凶悖擅殺之若不加誅
何以爲政且其爲賊凶頑已久今雖從義不革此心同
處一城必將爲變若不預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
遂斬柳生于城內其下將帥皆潰散銑於是築壇于城
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以有異鳥之瑞建元爲鳳鳴義
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置百官一準梁故事僞諡其從父
琮爲孝靖帝祖巖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
景珍爲晉王雷世猛爲秦王鄭文秀爲楚王許元徹爲
燕王萬瓚爲魯王張繡爲齊王楊道生爲宋王隋將張

鎮周王仁壽擊之不能克及開隋滅鎮周因與蕭詧長集

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九江鄱陽初有林士宏僭號

俄自相誅滅士宏逃於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於銑遣

其將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硤南盡

交趾北拒漢川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

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令掌機密銑又

遣楊道生攻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破之赴水死者大

半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拔其通

開二州斬僞東平郡王蕭闍提時諸將橫恣多專殺戮

銑因令罷兵陽言營農實奪將帥之權也其大司馬董

景珍之弟爲僞將軍怨銑放其兵遂謀爲亂事洩爲銑所誅時景珍出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間使詣孝恭送款銑遣其齊王張繡攻之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爲其麾下所殺銑以繡爲尚書令繡恃勲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旣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復制以故兵勢益弱四年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發自夔州沿流而下廬江王瑗從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

銑僞將周法明

以四州降卽詔趣夏口道以圖銑攻安州克之僞將及

爲黃州總管

大軍將至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

拔宜昌當陽枝江松滋

及

又遣其將文士宏等率兵拒戰

戰清江口

孝恭與李靖皆擊

破之

獲鬪艦千艘

進逼其都初銑之放兵散也自留宿衛兵

士數千人忽聞孝恭至而倉卒追兵並江嶺之南道里

遼遠未能相及孝恭縱兵入郭布長圍以守之數日克

其水城獲其舟舩數千艘其交州總管邱和長史高士

廉司馬杜之松等先來謁銑聞兵敗便詣李靖來降銑

自度救兵不至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

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

出降冀免亂兵幸全衆庶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巡城
號令守陴者皆慟哭銑以太牢告於其廟率官屬總纓
布幘而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
掠孝恭囚之送於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
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銑至高祖數其罪銑
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
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爲罪甘從鼎鑊竟斬於都市年
三十九銑自初起五年而滅

新書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
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
義詭世亂俗者聖人所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
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僞緝易窮卒以殊死

高祖聖
矣哉

杜伏威齊州章邱人也少落拓不治產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爲盜與輔公祏爲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爲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衆爲群盜時年十六常營護諸盜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黨咸服之共推爲主大業九年率衆入長白山投賊帥左君行不被禮因捨去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祏謂曰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爲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

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
雌雄海潮懼卽以其衆歸於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
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爲奔北引入葭蘆中而從上
風縱火迫其步騎陷於大澤火至皆燒死有海陵賊帥
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而輕之遣使召伏威請與并力伏
威令公祐嚴兵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破
陣大悅引伏威入幕盡集其酋帥縱酒高會伏威於坐
斬破陣而并其衆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隋遣虎牙
郎將來整
戰於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祐財有衆數百亡
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
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

戰伏威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爲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僅以身免乘勝破高郵縣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分遣諸將略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來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中在背便殺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

有戰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宇文
化及之反也署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陽進
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賦歛除殉葬法其犯姦盜及官人
貪濁者無輕重皆殺之仍上表於越王侗侗拜伏威爲
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
請降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以南安
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封其子
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軍
陳正通徐紹宗率兵來會取世充之梁郡武德四年遣其將軍
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擒之以獻又破汪華於歙州

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於海尋聞太宗平
劉黑闥進攻徐圓朗伏威懼而來朝拜爲太子太保仍
兼行臺尚書令留於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
上以寵異之初輔公祐之反也詐稱伏威之令以給其
衆高祖遣趙郡王孝恭討之時伏威在長安暴卒伏威
好神
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
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及公祐平孝恭收得公祐反辭

不曉其詐遽以奏聞乃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貞觀元
年太宗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葬以公禮仍還其
子封初伏
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爲假子分領兵馬唯闕稜王雄誕

知名

闕稜齊州臨淄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陌刀
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
數有戰功署爲左將軍伏威步兵皆出羣賊類多放縱
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
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公
祐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
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
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還拜者公祐之破稜功居多頗有
自矜之色及擒公祐誣稜與已同謀又杜伏威王雄誕
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訴理

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克
獲署爲驃騎將軍伏威後率衆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
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創墮馬雄
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劫郡縣隋將
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衆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
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
軍追至雄誕輒還禦之身被數槍勇氣彌厲竟脫伏威
時闕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爲大將軍雄誕爲小
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祐擊李子通於江都使雄誕與稜

爲副戰於溧水子通大敗公祐乘勝追之却爲子通所

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祐曰子通軍無營壘

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以

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

渡太湖復破沈法興居其地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高祖聞伏

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案高祖以下疑錯簡雄誕率衆討之案此句上

疑有缺文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

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

上布滿山澤間子通大懼燒營而走保於杭州雄誕追

擊敗之擒子通於陣送於京師歙州首領汪華隋末據

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迴軍擊之華出新安洞口以拒
雄誕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率羸弱數千人
當之戰纔合僞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克會日暮欲還
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面縛而降蘇州
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伏威又命雄誕攻
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遂單騎詣其城下陳國
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率諸將出降以前後功授歙
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之入朝也留輔公祐鎮江南
而兵馬屬於雄誕公祐將爲逆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敎責雄誕貳雄
誕素質直信之乃歸臥疾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

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吳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爲族滅事耶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雄誕善撫恤將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鎮約勒部下絲毫無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爲之流涕高祖嘉其節命其子果新書名襲封宜春郡公太宗卽位追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果垂拱初官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爲羣盜初伏威自稱總管以公祏爲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衆數萬以拒公祏

兵鋒甚銳公祐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
隨後令之曰有却者斬公祐自領餘衆復居其後俄而
子通方陣而前公祐所遣千人皆殊死決戰公祐乃縱
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人公祐尋與伏威
遣使歸國武德二年拜爲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
公初伏威與公祐少相愛狎公祐年長伏威每兄事之
軍中咸呼爲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爲署其養
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祐爲僕射外
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祐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
人左遊仙僞學道辟穀以遠其事武德五年新書作伏
六年誤

威將入朝留公祐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祐陰謂
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祐爲變其後左遊仙乃說
公祐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祐奪其兵詐言伏威不
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八月案此乃因僭卽僞位自
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殺王雄誕署置百官以左遊

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大修兵甲轉漕

糧饋

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君

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由淮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僞將龍龕

遂據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祐擊破之案法興傳武德

揚州三年法興已爲李子通所滅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
不應六年尚據毗陵也疑誤

望山

李靖傳作當塗

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

新書作青州山誤

以

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諸將奮擊大破之

百餘

里

紹宗正通以五騎

新書五

奔於丹陽公祐懼而遁走

欲就左遊仙於會稽

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偽將吳騷孫安謀執之公祐棄

妻子斬關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

至武康爲野人所執送於丹陽孝恭

斬之傳首京師公祐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三載江東

悉平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陳特進廣州刺史法興隋

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陽賊帥樓世幹舉兵圍郡城煬

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煬帝

於江都法興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數千家爲遠近所服
乃與祐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於坐號令遠近以誅
化及爲名三月發自東陽行收兵將趨江都下餘杭郡比
至烏程精卒六萬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興
請與連和因會盟襲殺道德進據其城時齊郡賊帥樂
伯通據丹陽爲化及城守法興使果仁攻陷之於是據
有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後聞越王侗立乃上
表於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
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尚書左僕射
殷芊爲尚書左丞徐令言爲尚書右丞劉子翼爲選部

侍郎李百藥爲府掾法興自克毗陵後謂江淮已南可

指撝而定專立威刑將士有小過便卽誅戮而言笑自

若由是將士解體

後聞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

稱梁王建元曰延康

改易隋官頗依陳氏故事是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並握強兵俱有窺覲江表之志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衄陳稜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稜窘急送質求救法興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子通率衆攻綸大敗乘勝渡江陷其京口法興使蔣元超拒之於虔亭元超戰死法興與左右數百人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至中路而悔欲殺孝

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懼乃赴江死初法興以義
寧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滅

李子通東海丞人也少貧賤以魚獵爲事居鄉里見班
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無蓄積睚眦之怨必報
隋大業末有賊帥左才相白號博山公據齊郡之長白
山子通往歸之以武力爲才相所重有鄉人陷於賊者
必全護之時諸賊皆殘忍惟子通獨行仁恕由是人多
歸之未半歲兵至萬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
淮與杜伏威合尋爲隋將來整所敗子通擁其餘衆奔
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

大業十一年
僭號楚王

初字文化及以

隋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

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卽守其郡

子通率師

擊之稜南求救於沈法興西乞師於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興保揚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募江南人詐爲法興之兵夜襲伏威伏威不悟恨法興之侵已又遣兵襲法興二人相疑莫敢先動子通遂得盡銳攻陷江都陳稜奔於伏威子通入據江都盡虜其衆因僭卽皇帝位國稱吳建元爲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率衆萬餘來降子通拜爲尚書左僕射更進擊法興於虔亭斬其僕射蔣元超法興棄城宵遁遂有晉陵之地獲法興府掾李百藥引爲內史侍郎使

典文翰以法興尚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使掌禮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後伏威遣輔公祐攻陷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擊之反爲公祐所敗又屬糧盡子通棄江都保於京口江南之地盡歸伏威子通又東走太湖鳩集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破之率其官屬都於餘杭東至會稽南至於嶺西距宣城北至太湖盡有其地未幾武德四年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大戰於蘇州子通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逼之戰於城下軍復敗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之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於京師盡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賜宅一區公田五頃

禮賜甚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伏威旣來東方未靜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於天下矣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爲吏所獲與伯通俱伏誅時又有朱粲林士宏張善安皆僭號於江淮之間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爲縣佐史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爲羣盜號可達寒賊自稱伽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後轉掠山南郡縣不能守所至殺戮噍類無遺義寧中招慰使馬元規擊破之俄而收輯餘衆兵又大盛僭稱楚帝於冠軍建元爲昌達攻陷鄧州有衆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其藏粟

以充食遷徙無常去輒焚餘貲毀城郭又不務稼穡以劫掠爲業於是百姓大餒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畧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因譴左遷並在南陽粲悉引之爲賓客後遭饑餒合家爲賊所噉又諸城懼稅皆相攜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諸州響應相聚而攻之大戰於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於菊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

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作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遂屠奔於王世充拜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斬於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林士宏者饒州鄱陽人也大業十二年與其鄉人操師

乞起爲羣盜師乞自號元興王

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

攻陷豫章

郡而據之以士宏爲大將軍隋遣侍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師乞中矢而死士宏代董其衆復與子翊大

戰於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宏振兵至十餘

萬大業十三年徙據虔州

自號南越王

自稱皇帝國號楚建

元太平

侍御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

以其黨王戎爲司空攻陷臨川

廬陵南康宜春等諸郡北至九江南洎番禺悉有其地

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懷貳於士宏以舟師循江而下

擊破豫章士宏尚有南昌虔循潮數州之地及蕭銑破

後散兵稍往歸之士宏復振荊州總管趙王孝恭遣使

招慰之其循潮二州並來降武德五年士宏遣其弟鄱

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刺史楊略

新書名世略

與戰

大破之士宏懼而遁走潛保於安城之山洞王戎亦以

南昌來降拜爲南昌州刺史戎於是召士宏藏之於宅招誘舊兵更謀作亂其年洪州總管張善安密知其事發兵討之會士宏死部兵潰散戎爲善安所虜

張善安者兗州方與人也年十七便爲劫盜轉掠淮南有衆百餘人會孟讓爲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歸之得

八百人襲破廬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宏於豫章士宏不

信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憾之襲擊士宏焚其郛郭保南康

而士宏後去豫章

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兒守之

善安復來據之仍以

其地歸國授洪州總管

武德六年

輔公祏之反也善安亦舉

兵相應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

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黃州總管

周法明

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兩軍隔水而陣大亮諭

以禍福答曰善安無背逆之心但爲將士所誤今欲歸降又恐不免於死大亮謂曰張總管既有降心吾亦不相疑阻因獨身踰澗就之入其陣與善安握手交言示無猜意善安大喜因許降將數十騎至大亮營大亮引之而入因令武士執之從者遁走

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諭以善安自

歸無庸關其黨罵曰總管賣我遂潰

旣而送善安於長安稱不與公祐交

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祐敗搜得其書與相往復遂誅

之

羅藝字子延本襄陽人也寓居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

門將軍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稍大業時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督軍於北平藝少習戎旅分部嚴肅然任氣縱暴每凌侮於景頻爲景所辱藝深銜之後遇天下大亂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宮中多珍產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皆不能拒惟藝獨出戰前後破賊不可勝計威勢日重什住等頗忌藝藝陰知之將圖爲亂乃宣言於衆曰吾輩討賊甚有功效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無心濟貧此豈存恤之意也

以此言激怒其衆衆人皆怨旣而旋師郡丞出城候藝
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於是發庫物
以賜戰士開倉以賑窮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禪
等不同己者數人威振邊朔柳城懷遠並歸附之藝黜
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曷爲總
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字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召藝藝曰
我隋室舊臣感恩累葉大行顛覆實所痛心乃斬化及
使者而爲煬帝發喪大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
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化及弑逆並不
可從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據關右事無不成吾率

衆歸之意已決矣有沮衆異議者必戮之會我使人張
道源綏輯山東遣人諭意藝大悅武德二年奉表歸國
詔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太宗之擊劉黑闥也
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領本兵數萬破黑闥弟什善張君立

於徐河俘斬八千人明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
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
俄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
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高祖怒以其屬吏久而
乃釋待之如初時突厥屢爲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爲北
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卽位拜開

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遂於涇州詐言閱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衆軍至於豳州治中趙慈皓不知藝反馳出謁之藝遂入據豳州太宗命吏部尚書長孫无忌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率衆討藝王師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擊之事洩藝執慈皓繫獄岌時在城外覺變遽勒兵攻之藝大潰乘妻子與數百騎奔於突厥至寧州界過烏氏驛從者漸散其左右斬藝傳首京師梟之於市復其本姓羅氏藝弟壽時爲利州都督緣坐伏誅先是曹州女子李氏爲五戒自言通於鬼物有病癩者就療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

門多車騎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母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觀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也代爲本郡豪族仕隋鷹揚郎將大業末罷歸屬盜賊羣起師都陰結徒黨數十人殺郡丞唐宗

新書名世宗

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隋將張

世隆擊之反爲所敗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宏化延安

等郡於是僭卽皇帝位稱梁國

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

建元

爲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

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武德二年
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
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
以挫其銳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
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
幟奄至其後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
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畧
盡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旻相次來降師都
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
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旣滅唐國

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
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令莫賀咄
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
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於實建德經
滏口道來會於晉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

六年其將
賀達索周

以所部十
二州降

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

城師都退據西城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
兵萬騎救援之時稽胡大帥劉仝成率衆降師都師都
信讒殺之於是羣情疑懼多叛師都來降師都勢蹙乃
往朝頡利爲陳入寇之計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邊州畧

無寧歲頡利可汗之寇渭橋亦師都計也頡利政亂太宗知師都勢危援孤以書諭之不從遣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畧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爲反間離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城中漸虛歸命者相繼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寶辛獠兒馮端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不果正寶竟來降貞觀二年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大雪羊馬死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爲右驍衛將

軍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爲夏州時

又有劉季真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都遞爲表裏

劉季真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

大業十年

擁兵數萬自

號劉王以季真爲太子

弟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

龍

兒爲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衆漸散及義師起季真與

弟六兒復舉兵爲盜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季真北

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甚爲邊患時

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俱以兵臨之季真懼而來

降授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真見宋金剛

與官軍相持於澮州久而未決遂復親武周與之合勢

及金剛敗

秦王執六兒斬之

季真亡奔高滿政尋爲所殺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業末爲左翊衛

犯罪徙榆林見郡內大饑遂潛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

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以賑窮乏

自稱永樂王建元爲正平

新書作丑平

尊其父爲太公以弟

子政爲尙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衆二千餘騎

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並送子爲質以自固

始畢先署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又

以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始畢乃更署子

和爲屋利設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榆林郡守尋就拜

靈州總管封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郕國公時師都強暴
子和慮爲所攻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子和旣絕
師都又伺突厥間釁遣使以聞爲處羅可汗候騎所獲
處羅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戶
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從太宗平劉黑闥陷
陣有功高祖嘉其誠節賜姓李氏拜右武衛將軍貞觀
元年賜實封三百戶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
顯慶元年累轉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許之加金紫
光祿大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蕭銑聚烏合之衆當鹿走之時放兵以奪將權

唐書三十一
三
殺舊以求位定泊大軍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
勇聚徒見機歸國或致疑於高祖竟見雪於太宗輔公
祐竊兵爲叛王雄誕守節不回訓子孫以忠貞感士庶
之流涕子通修仁馭衆終懷貳以伏誅羅藝歸國立功
信妖言而爲叛善始令終者鮮矣沈法興狂賊梁師都
兇人皆至覆亡殊無改悔自隋朝維絕宇縣瓜分小則
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
應瑤圖太宗天資神武羣兇席卷寰海鏡清祚享永年
功宣後代謚曰神堯文武豈不韙哉

贊曰失政資盜圖王僭號真主勃興風驅電掃

唐書卷第一百七